

157773

贛南憶舊錄

曹雲霞著

七十年代雜誌社

我們，一且，
主要改任那

粵北大提，
江，派出了高僧人

我們就在焦急恐慌的狀態中，迎來了一九

四〇年元旦，二日，
傳來粵北大提

況，我們才從報上看此比較明確的，
元旦，

年底，日軍就侵臨英法，
，

的戰時省會，
，

贛南，
，

南，
，

[20 × 20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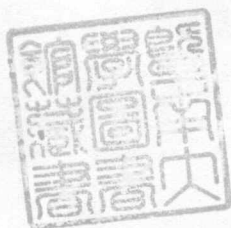
< 827 K827
808 7114

157773

港 9

港 台 书

贛南憶舊錄



曹雲霞著
七十年代雜誌社

• 版權所有 •

贛南憶舊錄

作者：曹雲霞

出版：七十年代雜誌社

香港灣仔聯發街十五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206

承印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

1977年6月初版·定價港幣三元八角



曹雲霞女士一九七五年冬到香港和她丈夫蔡省三先生團聚，攝於山頂。



◁曹雲霞女士一九七四年攝於江西上饒，那時她是一位中醫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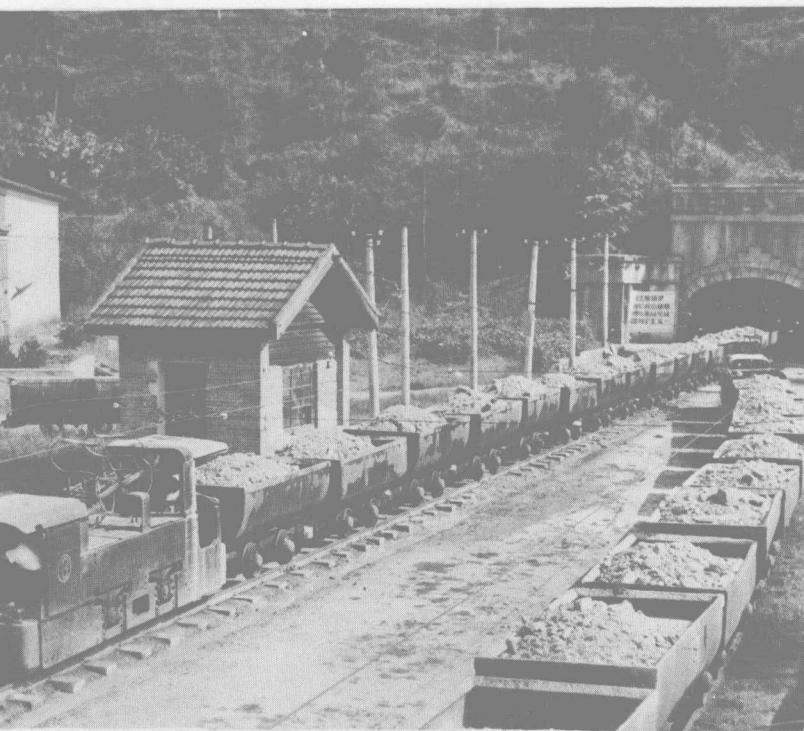
▽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蔡省三先生獲得中共特赦，曹雲霞女士和女兒、外孫到北京探望，和其他獲釋人員攝於天安門前。





本書憶述當年的贛南是國民黨當局視為「爛攤子」，蔣經國到贛南任專員，號稱「建設新贛南」實現「五有」，結果「落了空」。

贛州這座具有兩千四百多年歷史的古城，如今已建設成工業城市。圖為新建的紅旗大道。



本書憶述了大庾西華山的錫礦儲量居世界首位，當年是靠勞力開採，生產十分落後，而蔣經國大量徵收附加稅，被稱為「吃錫砂」。

現在，錫礦開採實現了機械化生產。圖為西華山錫礦主平窿。

記參加蔣經國先生第一個青幹班的經過

去年冬，我從大陸來到香港，和我的丈夫蔡省三先生團聚。

省三是去年三月十九日獲得中共特赦釋放的，當時，我和我們的兒女們都住在省三的家鄉江西省上饒市。我和兒女們一聽到特赦的消息，真是欣喜若狂。我急忙帶着我的次女和她剛出世的一對孿生兒女，趕到北京去探望他。他告訴我：中共的政策有一項：「願意回台灣的，可以回台灣。」他說：問題不僅僅是可以回台灣，而是准予出境並往返自由。所以，他決定申請回台。在我個人的情感上，這又是一次激烈的波動，愛侶久別重逢，一瞬又將分離，該是多麼難過啊！但是，我深深懂得省三的性格和作風，他總是滿腔熱情地追求他嚮往的事情。我回想起：抗戰時期，他帶個宣傳團體巡迴戰地，數度途經家鄉而過門不入。抗戰勝利後，多少人紛紛謀求門路，大搞「劫收」，他却從重慶趕到廬山去辦報，讓我帶着孩子們留在重慶，直到一九四六年底，我才帶着孩子們乘最後一班復員專機飛抵南京。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手的時候，他在贛東又獨自帶着人馬登山打「游擊」，在一片混亂中，我只得帶着孩子

們投奔他的老家。這歷歷的往事都提示我，這次他決心去台灣，是他又一次不尋常的步驟，我不願扯他的後腿。況且，我也有許多親戚友好在台灣，我也深深懷念他們。因而我「天真」地和省三約定：等着他到台灣安定後，再來信接我去台灣。我也是一個不願株守家園的人，中國大陸，許多地方留下了難忘的脚印，這些年來，我流動行醫，西到新疆烏魯木齊，東到廈門鼓浪嶼，北到河北，南到昆明，就是沒有去過台灣。有機會再去台灣一行，正是我的熾烈的願望。

殊不料省三和其他九位獲釋人員到香港後，却是波折橫生，長期滯留，不得入台。因而使我的心情極不平靜，考慮了很多問題，切念着省三的處境。幸而請得當局的批准，讓我來香港和省三團聚，這在我倆的生活紀錄中都是非同尋常的一頁。

我到香港之後，承蒙新聞界的先生們爲我們發了消息，引起了不少舊識和新知對我的關心和注意，有的熱心人士，要爲我寫訪問記。我尋思，個人的瑣事，過眼雲烟，值不得多談。我們正忙於生活，我現在暫在香港住所設一簡便的中醫診所，重操我曾經從業廿多年的醫務，開拓生活的又一途程。

但是，我從報刊上，不斷地看到一些文章，或者接觸友好交談，有些往事傳聞，歷史掌故，特別是涉及到現時的某些事或某些人，以訛傳訛，頗有乖離。我想，弄清歷史的真面貌，

是一件嚴肅的事情，這對於當前以及後世都是有益的。我今年五十三歲了，一九四〇年，我在贛州和省三結婚，三十多年來，我們有過複雜而曲折的生活經歷，我想抽空把自己切身的某些突出的經歷見聞，作一些介紹，勉充一個微而足徵的歷史見證人，給有心人提供一些參考資料。

我的經歷打算分幾次來寫，每一次談一個中心內容。這回我談的是一九三九年到江西贛州參加江西「青幹班」受訓的情況，它是蔣經國先生主辦的第一個幹部訓練班。事過情遷，又無記錄可考，全憑記憶，遺誤之處，請知者訂正。

一、到「江西青幹班」受訓的來由

我是蔣經國先生辦的第一個幹部訓練班的學生。這個幹訓班的正式名稱叫「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幹部訓練班」。我參加受訓是該班開訓的第一期。簡稱「江西青幹班第一期」。它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開訓的，到同年三月結業。班址設在贛州城郊的赤硃嶺，因此，以後有「赤硃嶺精神」之說。

「青幹班第一期」的學生，原定一百五十人，實際只有一百二十多人。來源有四個方面：支團部幹事和幹部的保送；江西流亡青年招待所挑選；江西第四區專員公署保送；中央軍校

第三分校保送六十幾名男女畢業學生，我是三分校保送的一個。

三分校爲什麼保送學生去呢？這說來話長。「三分校」的前身，是「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三團」，原設在江西吉安，我是一九三九年春考入該團受訓的。同年夏，遷到江西瑞金，改組爲「中央軍校三分校」，中央軍校繼承黃埔軍校的期別，我們被列爲「中央軍校第十六期政訓總隊」。我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於瑞金「三分校」十六期受訓畢業，接着被保送到贛州去受訓。

這個保送，有特殊的人事關係。三分校政治部主任胡軌先生，是黃埔四期畢業，他是「復興社」的老幹部，一度跟蔣老先生做過侍從秘書。三青团江西支團部成立，中央派蔣經國先生當主任，胡軌被派爲幹事之一，蔣經國先生對胡軌很尊重，曾專程從贛州到瑞金，和胡先生商討團務。

江西支團幹事會開會決定舉辦「幹訓班」，學生不便公開招考，怕靠不住。除了有關幹部、機關保送外，接受胡軌的建議，從「三分校」十六期畢業學生中挑選六十幾名男女學生，到「江西青幹班」受訓。其中有女同學二十幾名。我和被選上的同學們都非常高興，因爲我們早就聽說蔣經國先生在贛南行新政，用青年人，很有朝氣。現在有了機會到贛南去受訓，將來做蔣先生的部下，那該多好。動身前，胡軌先生還召集我們訓話，勉勵我們認真接受訓

練，將來在蔣經國先生領導下「做個革命的青年幹部」。三分校還爲我們開歡送會。我們編成一個臨時的小分隊，由隊長彭超、副隊長夏勁秋（女）率領，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到達贛州。

二、蔣經國創辦「江西青幹班」的動機

蔣經國先生爲什麼創辦「江西青幹班」？要解答這個問題，先得把蔣氏當時總的情況，略加介紹。

一九三九年春，蔣氏到贛州，接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。這年夏天，他到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三期受訓，經三青團中央團部派爲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。這顯然是蔣老先生安排愛子跨入黨團領導階層的省級階梯。蔣氏回到贛州，就策劃江西支團的籌備工作，第一是地點問題，省支團是全省領導機關，本應該和省政府、省黨部，同設在省會的。那時，江西的省會南昌，已經陷敵，戰時省會設在泰和。蔣先生當然不願意丟掉剛接任的專員，而到泰和去辦團。因而，請得中央的特准，「江西支團部」設在贛州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兼「江西支團部」指導員，還得到贛州來開會。這樣一來，贛州既成爲蔣氏政治活動的據點，又成爲蔣氏掌握全省青年運動的中心。以後「新贛南」的故事，也就是從贛州發端的。

其次，就是幹部問題，黨、團的幹部又不同於其他部門，他們必須是來自組織內部，或通過組織培訓。好歹形式上都得通過組織的圈子。蔣先生在蘇聯經過極嚴格的組織生活。所以，他不願只搞表象的組織形式，而是要確實掌握幹部、掌握成員，從而抓住組織實質。俗話說，就是手下有一批可靠的人馬。所以，從一般組織觀念出發，蔣先生要培訓一批幹部。他在我們「青幹班第一期」開學典禮上，就明白宣稱：「你們是我們團在江西始創的第一批幹部，今後江西全省組織的發展，就靠你們去開天闢地了。」

再次，國民黨內的派系角逐，促使蔣先生要趁早下手，培訓一批自己嫡系的幹部。國民黨內派系圈子之盛，互相爭奪之激，是衆所周知的。蔣先生在重慶黨政班受訓並接受江西支團籌備主任的任命，他所接受的內層的第一課，也許正是派系弄權術。他雖然被三青團中央團部派任爲主任，而當時中央團部的組織大權，是抓在復興社太保之一康澤的手裏，康任組織處長，他不經蔣氏的同意，劈頭就把江西支團部的主要幹部都派定了。中央團部派了十二個幹部到江西（省三是其中之一），除省三之外，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康澤的學生和復興社分子。蔣先生在江西支團部開創時，「主任」實際是個空頭銜，只留了支團部一個總務組長的空缺，由蔣先生填補。這十二個人，日後多數都不服從蔣主任。

面對這種情況，蔣先生於是迫不及待，在他自己的主持下，辦這個幹訓班，培訓一批

幹部，派到所屬的各級組織中去，特別是分佈掌握全省基層組織。從此，打開了蔣經國先生控制江西全省團務的新局面，爲蔣先生日後躋身中央，奠定了基礎。

所以，蔣先生辦的這個幹訓班，日後就成爲蔣先生「嫡系的嫡系」，爲他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
三、「江西青幹班」的組織和成員

「江西青幹班」的組織和人員，按照我回憶的大體情形是這樣的：

班主任：蔣經國。

教務組長：劉剴鐘（支團部幹事）。

訓育組長：陳宗瑩（支團部幹事）。

副組長：黃謨熙（支團部組訓組長）。

軍訓大隊長：歐陽欽（江西第四區保安司令部參謀主任）。

男生隊長：彭超（三分校調來）。

女生隊長：夏勁秋（三分校調來）。

男生指導員：孔秋泉（三分校調來帶職受訓）；譚建勛（三分校調來帶職受訓）。

女生指導員：許素玉（三分校調來，帶職受訓，現在台灣，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兼台北市黨部副主任委員）。

教官都是臨時特邀江西的黨政負責人和支團部幹部擔任。省三當時任江西支團部宣傳大隊長，他就教我們實習宣傳業務。

四、訓練的內容和經過

江西青幹班的訓練，總的分爲兩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是班內授課，約一個半月，即從一九四〇年一月起，至二月中。第二個階段是班外實習，從二月中到三月底。四月初就結業分發工作了。

班內訓練的課目包括——

精神訓練：主要是蔣經國主任的精神講話，他系統地給我們講「團長言行」，強調地比擬說：「團長（即蔣老先生）是我們的太陽」。「沒有團長就沒有我們的一切」。要我們「效忠團長」、「做團長忠實的耳目」。這些觀念，以後在我們同學當中產生了相當深的影響。他又強調：「我們要建立兄弟一般的團結」，「同心同德，患難與共」。這樣，「青幹班」就形成了一種「兄弟熱」的風氣，不分男女，都以「大哥」、「小弟」相稱，因而江西青幹

班就出現了神秘變幻的「十兄弟」的故事。後面另作介紹。

政治訓練：主要是請江西黨政各部門的負責人講演有關的專題。我記得向我們作過講演的有：江西省政府秘書長劉體乾講江西的施政概況；教育廳長程時燦講江西的教育；財政廳長文羣講江西的財政；江西省訓團教育長張含清講地方訓練；省黨部委員兼幹事薛秋泉講黨團活動。還有支團部幹事胡軌、陳宗瑩、劉剴鐘、萬和生都作過專題講演。

業務訓練：分爲組織、訓練、宣傳、社會服務、女青年工作、總務等課，由支團部負責人講授。

軍事訓練：「生活軍事化」也包括生活訓練。青幹班是軍事管訓，要上軍事學科和術科。蔣先生還特別安排了多次實彈射擊。生活訓練，蔣先生和我們一起赤腳穿草鞋、跑步、爬山、修路、修運動場。我們除了自己修一條路，還自己動手在大門入口豎起了將近四米高的團長巨幅大像，早晨升旗典禮要向團長致敬。講演每一聽到總裁、團長，隨即立正，全場斬齊的一聲「察」。有時聽一次講，要立正多次，這是軍訓教官嚴格要求的一項課目，蔣先生也強調處處要表現對團長的忠誠和崇敬。

總之，班內的訓練，蔣先生自始至終，都和我們一起生活和學習，他用各種方式，使我效忠團長，以他爲中心，結成爲一個整體。我記得他在受訓結業典禮講話中，反覆強調：你

們要把「赤硃嶺精神」帶到各地去。什麼是「赤硃嶺精神」呢？「就是絕對效忠團長的精神，團結一致的精神，朝氣蓬勃的精神，開天闢地的精神，繼往開來的精神。」

受訓的第二個階段，就是編組分配到團的機構中去實習。實習的單位是：支團部、江西流亡青年招待所，以及信縣、寧都、吉安、萍鄉、臨川和銅鼓等六個分團部。我先被分配到寧都分團部實習。

一九四〇年三月底，我們又全部回到贛州集中，正式結業，聽候分配工作。

五、「十兄弟」的故事和同學們的情況

上面提到的「十兄弟」，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前面我談到：江西青幹班在蔣先生的倡導下，形成了一股「兄弟熱」，男女同學，都是親熱地互相叫喚你兄我弟。女同學爲什麼不稱謂「姐妹」呢？這也是由於蔣先生的教導，要我們女同學，都有男人「大丈夫」的氣概，將來都和男同學一樣，能勝任獨當一面的工作。這樣一來，有些女同學，就表現得很活躍、很積極。特別是有一個年齡較大的女同學，更顯得格外突出，以全班的「大哥」自居，見到同學，就熱呼呼的叫「老弟」、「小老弟」。表現得十分和藹可親。這個自稱「大哥」的女同學，大概是二十八歲，她名叫章亞若。